



^ 21
2667
2



21
2667
2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一回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話說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點
天子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賀但見

祥雲迷鳳閣瑞氣罩龍樓含煙御柳拂旌旗帶露宮花
迎劍戟天香影裏玉簪朱履聚丹墀仙樂聲中綉楔錦
衣扶御駕珍珠簾捲黃金殿上現金鰲鳳羽扇開白玉
堦前停寶輦隱隱淨鞭三下響層層文武兩班濟
當有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只見班

忠義水滸

仁宗之始

第一回

水滸全書

第一回



只此原句
便是一通
禳災救民
奏疏的條
目萬古可
行

部叢中宰相趙哲參政文彥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師瘟疫
盛行傷損軍民甚多伏望陛下釋罪寬恩省刑薄稅祈禳
天災救濟萬民天子聽奏急敕翰林院隨即草詔一面降
赦天下罪囚應有民間稅賦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宮觀
寺院修設好事禳災不料其年瘟疫轉盛仁宗天子聞知
龍體不安復會百官計議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啟
奏天子看時乃是參知政事范仲淹拜罷起居奏曰目今
天災盛行軍民塗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災
可宜嗣漢天師星夜臨朝就京師禁院修設三千六百分
羅天大醮奏聞上帝可以禳保民間瘟疫仁宗天子准奏

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天子御筆親書并降御香一炷
欽差內外提點殿前太尉洪信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龍
虎山宣請嗣漢天師張真人星夜來朝祈禳瘟疫就金殿
上焚起御香親將丹詔付與洪太尉即便登程前去洪信
領了聖敕辭別天子背了詔書盛了御香帶了數十人上
了鋪馬一行都從離了東京取路徑投信州貴溪縣來但
見

迤山疊翠遠水澄清奇花綻錦繡鋪林嫩柳舞金絲拂
地風和日暖時過野店山村路直沙平夜宿郵亭驛館
羅衣蕩漾紅塵內駿馬驅馳紫陌中

詔中寫出
時長映合
三月說中
不復出更
應秀自婆

且說太尉洪信齋擎御詔，一行人從上了路途，不止一日，來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隨即差人報知龍虎山上清宮住持道衆，準備接詔。次日衆位官同送太尉到於龍虎山下，只見上清宮許多道衆，鳴鐘擊鼓，香花燈燭，旛幡寶蓋，一派仙樂，都下山來迎接。丹詔直至上清宮前，下馬太尉看那宮殿時，端的是好座上清宮，但見

青松屈曲翠栒陰，森門懸敕額，金書戶列靈符，玉篆虛皇壇畔，依稀垂柳，名花煉藥爐邊，掩映蒼松老檜，左壁廡天丁力士，參隨着太乙真君，右勢下玉女金童簇捧，定紫微大帝披髮仗劍，北方真武踏龜蛇，靸履頂冠南

極老人伏龍虎前排二十八宿星君，後列三十二帝天子，堦砌下流水潺湲，牆院後好山環繞，鶴生丹頂龜長，綠毛樹梢頭獻果，蒼猿蒺草內銜芝，白鹿三清殿上擊金鐘，道士步虛，四聖堂前敲玉磬，真人禮斗獻香臺，砌彩霞光射碧瑠璃，召將瑤壇赤日影，播紅瑪瑙早來門外祥雲現，疑是天師送老君。

當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從前迎，後引接至三清殿上，請將詔書居中供養着。洪太尉便問監宮真人道：「天師今在何處住持？」真人向前稟道：「好教太尉得知，這代祖師號曰虛靖，天師性好清高，倦於迎送，自向龍虎山頂結

一茅庵修葺，養生，因此不能本宮。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詔，如何得見真人？」答道：「容稟詔敕權供在殿上，貧道等亦不敢開讀，且請太尉到方丈獻茶，再煩計議。」當時將丹詔供養在三清殿上，與眾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執事人等獻茶，就進齋供，水陸俱備，齋罷。太尉再問真人道：「既然天師在山頂庵中，何不著人請將下來相見？」開宣丹詔，真人稟道：「這代祖師雖在山頂，其實道行非常，能駕霧興雲，踪跡不定。貧道等如常亦難得見，怎生教人請得下來？」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見？」目今京師瘟疫盛行，令上天子，特遣下宮齋捧御書丹詔，親奉龍香，來請天師，要做三千六百

分羅天大醮，以禳天災，救濟萬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稟道：「天子要救萬民，只除是太尉辦一點志誠心，齋戒沐浴，更換布衣，休帶從人，自背詔書，焚燒御香，步行上山禮拜，叩請天師，方許得見。如若心不志誠，空走一遭，亦難得見。」太尉聽說，便道：「俺從京師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誠？既然恁地依着你說，明日絕早上山，當晚各自權歇。次日五更，尙分衆道士起來，備下香湯，請太尉起來沐浴，換了一身新鮮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喫了素齋，取過丹詔，用黃羅包袱背在脊梁上，手裏提着銀手爐，降地燒着御香，許多道衆人等，送到後山，指與路徑。真人又稟道：「太尉要

救萬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顧志誠上去太尉別了衆人口
誦天尊寶號縱步上山來將至半山望見大頂直侵霄漢
果然好座大山正是

根盤地角頂接天心遠觀磨斷亂雲痕近看平吞明月
魄高低不等謂之山側石通道謂之岫孤嶺崎嶇謂之
路上面平極謂之頂頭圓下壯謂之巒藏虎藏豹謂之
穴隱風隱雲謂之巖高人隱居謂之洞有境有界謂之
府樵人出沒謂之徑能通車馬謂之道流水有聲謂之
澗古渡源頭謂之溪巖崖滴水謂之泉左壁爲掩右壁
爲映出的是雲納的是霧錐尖像小崎峻似峭懸空似

險削劍如平于峯競秀萬壑爭流瀑布斜飛藤蘿倒掛
虎嘯時風生谷口猿啼時月墜山腰恰似青黛染成干
塊玉碧紗籠罩萬堆煙

這洪太尉獨自一箇行了一回盤披轉徑攬葛攀藤約莫
走過了數箇山頭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軟正走不動
口裏不說肚裏躊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貴官在京師時
重裊而臥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這般山
路知他天師在那裏却教下官受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
十步掇着肩氣喘只見山凹裏起一陣風風過處向那松
樹背後奔雷也似吼一聲撲地跳出一箇吊睛白額錦毛

大蟲來，洪太尉喫了一驚，叫聲阿呀，撲地望後便倒，儉眼看那大蟲，悚但見

毛披一帶黃金色

爪露銀鈎十八隻

睛如閃電尾如鞭

口似血盆牙似戟

伸腰展臂勢猙獰

擺尾搖頭聲霹靂

山中狐兔盡潛藏

澗下獐麋皆斂迹

那大蟲望着洪太尉左盤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後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唬的三十六箇牙齒捉對兒厮打，那心頭一似十五箇吊桶，七上八落的響，渾身却如重風麻木，兩腿一似鬪敗公雞，口裏連聲叫苦。

形容紀倒

去了，盞茶時方纔爬將起來，再收拾地上香爐，還把龍香燒着，再上山來，務要尋見天師，又行過三五十步，只裏歎了數口氣，怨道：皇帝御限差俺來這裏，教我受這場驚恐，說猶未了，只覺得那裏又一陣風吹得毒氣直冲將來，太尉定睛看時，山邊竹藤裏簌簌地響，捨出一條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來，太尉見了，又喫一驚，撇了手爐，叫一聲：我今番死也，往後便倒在盤陀石邊，微閃開眼來看那蛇時，但見

昂首驚颺起，掣目電光生，動蕩則折峽倒，同呼吸則吹雲吐霧，鱗甲亂分子，片玉尾梢斜捲一堆銀。

初是心裏
想次是口
裏想今口
裏想轉接
轉增

那條大蛇，逕搶到盤陀石邊，朝着洪太尉盤做一堆，兩隻
眼迸出金光，張開巨口，吐出舌頭，噴那毒氣，在洪太尉臉
上，驚得太尉三魂蕩蕩，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
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見了。太尉方纔爬得起來，說道：慚愧
驚殺下官，看身上痔寒粟子，比銷蝕兒大小，口裏罵那道士，
耐無禮戲弄下官，教俺受這般驚恐。若山上尋不見，
天師下去和他別有話說，再拿了銀提爐，整頓身上詔敕，
并衣服巾幘，却待再要上山去，正欲移步，只聽得松樹背
後隱隱地笛聲吹響，漸漸近來。太尉定睛看時，只見那一
箇道童，倒騎着一頭黃牛，橫吹着一管鐵笛，轉出山凹來。

太尉看那道童時

頭縮兩枚丫髻，身穿一領青衣，腰間絲結草來編，脚下
芒鞋麻間隔，明眸皓齒，飄飄竝不染塵埃，綠鬢朱顏，耿
耿全然無俗態。
昔日呂洞賓，有首牧童詩，道得好：

草鋪橫野六七里，
笛弄晚風三四聲。
歸來飽飯黃昏後，
不脫蓑衣臥月明。

但見那箇道童，笑吟吟地騎着黃牛，橫吹着那管鐵笛，正
過山來。洪太尉見了，便喚那箇道童，你從那裏來，認得我
麼？道童不係，只顧吹笛。太尉連問數聲，道童呵呵大笑，拿

、紙、笛、亦、不、虛、冷

着鐵笛指着洪太尉說道你來此間莫非要見天師麼太尉大驚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道我且立在草庵中伏侍天師聽得天師說道今上皇帝差箇洪太尉齋擎丹詔御香到來山中宜我往東京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鶴駕雲去也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內毒蟲猛獸極多恐傷害了你性命太尉再問道你不要說說道童笑下一聲也不回應又吹着鐵笛轉過山坡去了太尉尋思道這小的如何盡知此事想是天師分付他已定是了欲待再上山去方纔驚說的好爭些兒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罷太尉拿

童見
不笑不
少為道

提爐再尋舊路奔下山來衆道士接着請至方丈坐下真人便問太尉道曾見天師麼太尉說道我是朝中貴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喫了這般辛苦爭些兒送了性命為頭上至半山裏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驚得下官魂魄都沒了又行不過一箇山嘴竹藤裏搶出一條毒蛇來盤做一堆攔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盡是你這道衆戲弄下官真人覆道貧道等怎敢輕慢大臣這是祖師試探太尉之心本山雖有蛇虎並不傷人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動方欲再上山坡只見松樹傍邊轉出一箇道童騎着一頭黃牛吹着管鐵笛正過山來我便問

中道便說
大話當世
且等項人
甚甘如此

他那裏來，識得俺麼？他道：「已都知了，說天師分付，早晨乘鶴駕雲往東京去了。」下官因此回來，真人道：「太尉可惜錯過這箇牧童，正是天師。」太尉道：「他既是天師，如何這等猥獩？」真人答道：「這代天師非同小可，雖然年幼，其實道行非常。他是額外之人，四方顯化，極是靈驗，世人皆稱為道通祖師。」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識真師，當面錯過真人。」道太尉且請放心，既然祖師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這場醮事，祖師已都完了。太尉見說，方纔放心。真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請將丹詔收藏於御書匣內，留在上清宮中，龍香熟，三清殿上燒了。當日方丈內大

西遊作一
歸還者七

河有書

排齋供設宴飲酌，至晚席罷，止宿到曉。次日早膳已後，真人道：「眾并提點執事人等，請太尉遊山。」太尉大喜，許多人從，跟隨着步行出方丈前面，兩箇道童引路，行至宮前宮後，看翫許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貴不可盡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極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驅邪殿，諸宮看遍。行到右廊後一所去處，洪太尉看時，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搗椒紅泥牆，正面兩扇朱紅隔子門，上使着肱膊大鎖鎖着，交又上面貼着十數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疊疊，使着朱印，簷前一面硃紅漆金字牌額，左書四箇金字，寫道：「伏魔之殿。」太尉指着門道：「此殿是甚麼去處？」真人

也曉天
也說得有

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師鎖鎮魔王之殿太尉又問道如何上面重重疊疊貼着許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國師鎖鎮魔王在此但是經傳一代天師親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孫孫不得妄開走了魔君非常利害今經八九代祖師誓不敢開鎖用銅汁灌鑄誰知裏面的事小道自來住持本宮三十餘年也只聽聞洪太尉聽了心中驚惶想道我且試看魔王一看便對真人說道你且開門來我看魔王甚麼模樣真人告道太尉此殿決不敢開先祖天師叮嚀告戒今後諸人不許擅開太尉笑道胡說你等要妄生性事扇惑百姓良民故意安排這等去處假稱鎖鎮魔王顯耀你們道術我讀一鑑之書何曾見鎖魔之法神鬼之道處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內快與我打開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稟說此殿開不得恐惹利害有傷於人太尉大怒指着道衆說道你等不開與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們衆道士限當宜詔違別聖旨不令我見大師的罪犯後奏你等私設此殿假稱鎖鎮魔王扇惑軍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遠惡軍州受苦真人等懼怕太尉權勢只得喚幾箇火工道人來先把封皮搗了將鐵鎚打開大鎖衆人把門推開看裏面時黑洞洞地但見

昏昏默默杳杳冥冥數百年不見太陽光億萬載難瞻
明月影不分南北怎辨東西黑煙靄靄撲人寒冷氣陰
陰侵體顛人跡不到之處妖精狂來之鄉閃開雙目有
如、盲、伸、出、兩、手、不、見、掌、常、如、三、十、夜、却、似、五、更、時

眾人一齊都到殿內黑暗暗不見一物太尉教從人取十
數箇火把點着將來打一照時四邊並無一物只中央一
箇石碑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趺坐大半陷在泥裏照那
碑碣上時前面都是龍章鳳篆天書符籙人皆不識照那
碑後時却有四箇真字大書鑿着遇洪而開却不是接得緊湊一來
天、星、合、當、出、世、二、來、宋、朝、必、顯、忠、良、三、來、轉、巧、遇、着、洪

想真字
變此二部

信豈不是天數洪太尉看了這四箇字大喜便對真人說
道你等阻當我却怎地數百年前已註我姓字在此遇洪
而開分明是教我開看却何妨我想這箇魔王都只在石
碑底下汝等從人與我多喚幾箇火工人等將鋤頭鐵鍬
來掘開真人慌忙諫道太尉不可掘動恐有利害傷犯於
人、不、當、穩、便、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衆、省、得、甚、麼、碑、上、分
明鑿着遇我教開你如何阻當快與我喚人來開真人又
三回五次稟道恐有不好太尉那裏肯聽只得聚集眾人
先把石碑放倒一齊併力掘那石龜半日方纔掘得起又
掘下去約有三四尺深見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圍洪太

這人信得
六師禁戒

真不輕意
詳開大尉
信得碑上
識記真決
意要開幾
番往返不
厭其煩

尉叫再掘起來真人又苦稟道不可掘動太尉那裏肯聽
眾人只得把石板一齊扛起看時石板底下却是一箇萬
丈深淺地穴只見穴內刮刺刺一聲響亮那響非同小可
恰似

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錢塘江上潮頭浪擁出海門來泰
華山頭巨靈神一劈山峯碎共工奮怒去盜撞倒了不
周山力士施威飛鎚擊碎了始皇輦一風撼折千竿竹
十萬軍中半夜雷

那一聲響亮過處只見一道黑氣從穴裏滾將起來掀塌
了半箇殿角那道黑氣直冲到半天裏空中散作百十道
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眾人喫了一驚發聲喊都走了撒
下鋤頭鐵鍬盡從殿內奔將出來推倒擗翻無數驚得洪
太尉目睜口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見真人
向前叫苦不迭太尉問道走了的却是甚麼妖魔那真人
言不過數句話不過一席說出這箇緣由有分教一朝皇
帝夜眠不穩晝食忘食直使苑子城中藏虎豹蓼兒洼內
聚神蛟畢竟龍虎山真人說出甚麼言語來且聽下回分
解

評 釀瘟是救世婆心放魔是顯忠手段作者千箇首
拈出大有深意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二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話說當時住持真人對洪太尉說道太尉不知此殿中當初是祖老天師洞玄真人傳下法符囑付道此殿內鎮鎖着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單八箇魔君在裏面上立石碑鑿着龍章鳳篆天符鎮住在此若還放他出世必惱下方生靈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有詩為證

千古幽扃一旦開 天罡地煞出泉臺

自來無事多生事

本為釀災却惹災

社稷從今雲擾擾

兵戈到處鬧垓垓

高休姦佞雖堪恨

洪信從今釀禍胎

當時洪太尉聽罷，渾身冷汗，顛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從人下山回京。真人併道衆送官已罷，自回宮內修整殿宇，豎立石碑，不在話下。再說洪太尉在途中分付從人，教把走妖魔一節，休說與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見責，於路無話。星夜回至京師，進得汴梁城，聞人所說天師在東京禁院做了七晝夜好事，普施符籙，禳救災病，瘟疫盡消。軍民安泰，天師辭朝，乘鶴駕雲，且回龍虎山去了。洪太尉

更要聯得
天子過從
來邊臣皆
傳受此示

并聯

次日早朝，見了天子，奏說天師乘鶴駕雲，先到京師，臣等驛站而來，纔得到此。仁宗准奏，賞賜洪信，復還舊職，亦不在話下。後來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駕，無有太子，傳位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祖皇帝之孫，立帝號曰英宗。在位四年，傳位與太子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傳位與太子哲宗。那時天下盡皆太平，四方無事，且說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一箇浮浪破落戶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槍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跡，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這人吹彈歌舞

○聖○燕○青○根

高俅也會
呼應

高俅也會
呼應

高俅也會
呼應

高俅也會
呼應

高俅也會
呼應

高俅也會
呼應

高俅也會
呼應

刺鎗使棒，相撲頑耍，亦胡亂學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却是不會。只在東京城裏城外擊閒，因擊了一

箇生鐵王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瓦兩舍，風花雪月。被他

父親開封府裏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俅斷了二十脊

杖，迭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裏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高

俅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遶一箇開賭坊的閒

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他平生專好惜客養閒人，招納四

方干隔澇漢子。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後來哲

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赦天下。那高

俅在臨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東京。這柳世權

却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生藥舖的董將士是親戚，寫

了一封書札，收拾些人事盤纏，賞發高俅回東京。技遊董

將士家過活。當時高俅辭了柳大郎，背上包裹，離了臨淮

州，迤邐回到東京，逕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下了這封書。董將士一見高俅，看了柳世權來書，自肚裏尋思道：這高俅我家如何安着得他？若是箇志誠老實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兒們學些好，他却是一箇擊閒的破落戶。沒信行的人，亦且當初有過犯來，被斷配的人，舊性必不肯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兒們不學好了。待不收留他，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

開藥舖的
便知平毒
識甘苦說
田教兒之
法更是一
種良藥

潮潮近貴
洞等步驟

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住了十數日董將士思量出一箇路數將出一套衣服寫了一封書簡對高俅說道小人家下螢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後悞了足下我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久後也得箇出身足下意內如何高俅大喜謝了董將士董將士使箇人將着書簡引領高俅逕到學士府內門吏轉報小蘇學士出來見了高俅看了來書知道高俅原是幫閒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裏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箇人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裏做箇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他便喜歡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士書札留高俅在府裏住了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

呈使箇幹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持書送這高俅來拜見了便喜隨卽寫回書收留高俅在府內做個親隨自此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自古道日遠日疎日親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專請小舅端王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箇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摯閒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卽如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踢毬打彈品竹調

說端王
不事便見
與高俅合

水滸金書

第一二回

四

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當日王都尉府中，准備筵宴，水陸俱備，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仙音院競奏新聲，教坊司頻送妙藝。水晶盞內，盡都是紫府瓊漿；琥珀杯中，滿泛着瑤池玉液。玳瑁盤堆仙桃異果，玻璃碗供熊掌駝蹄。鱗鱗膾切銀絲，細細茶烹玉蘂。紅裙舞女，盡隨着象板鸞簫翠袖歌姬。簇捧定龍笙鳳管，兩行珠翠立階前。一派笙歌臨座上。

且說這端王來王都尉府中赴宴，都尉設席請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對席相陪，酒進數杯，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淨

古玩古董
的形狀性
情俱活

手偶來書院裏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箇玉龍筆架，也是這箇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頭。明日取來一併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謝厚意。想那筆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宮中，便見端王又謝了兩箇，依舊入席飲宴。至暮盡醉，方散。端王相別回宮去了。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箇鎮紙玉獅子，着一箇小金盒子盛了，用黃羅包袱包了，寫了一封書呈，却使高俅送去。高俅領了王都尉鈞旨，將着兩般玉器，懷中揣了

弄送一件
活物

不惟寫出
賜鞋膝板
且嵌此二
句在腰繫
足穿之閒
更見行文
之妙

書呈逕投端王宮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沒多時院公出來，問你是那箇府裏來的人。高俅施禮罷，答道：小人。是王駙馬府中，特送玉玩器來進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裏，和奏、巧、小黃門踢氣毬，你自過去。高俅道：相煩引進院公，引到庭前。高俅看時，見端王頭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繡龍袍，腰繫文武雙穗條把繡龍袍前襟拽扎起，揣在繖兒邊，足穿一雙嵌金線飛鳳靴，三五箇小黃門相伴着蹴氣毬。高俅不敢過去，衝撞，立在從人背後伺候。也是高俅合當發跡時運到來，那箇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箇不着，向人叢裏直滾到高俅身邊。那高俅見氣毬來，也是一時的膽

量，使箇鴛鴦拐踢還端王。端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親隨受東人使令，齎送兩般玉玩器來進獻大王，有書呈在此拜上。端王聽罷，笑道：姐夫直如此掛心。高俅取出書呈進上，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遞與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問高俅道：你這來會踢氣毬，你喚做甚麼？高俅叉手跪覆道：小的叫做高俅，胡踢得幾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耍。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脚。端王道：這是齊雲社，名爲天下圓，但踢何傷。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頭。

謝罪解膝下。場纔踢幾脚，端王喝采，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來，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樣。這氣毬一似鰓膠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裏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次日排箇筵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却說王都尉當日晚不見高俅回來，正疑思間，只見次日門子報道：「九大王差人來傳令旨，請太尉到宮中赴宴。」王都尉出來見了幹人，看了令旨，隨即上馬來到九大王府前，下馬入宮，來見了端王。端王大喜，稱謝兩般玉玩器，入席飲宴。間，端王說道：「這高俅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索此人做親隨。如何？」王都尉答道：「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

邊功濫叙
私恩驟遷
打回

下，端王歡喜，執杯相謝。二人又閒話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駙馬府去，不在話下。且說端王自從索得高俅做伴之後，就留在宮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離，未及兩箇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冊立端王為天子，立帝號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俅道：「朕欲要擡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遷轉的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正是。」

不拘貴賤齊雲社

一味模稜天下圓

水滸全書
擡舉高俅毬氣力
全憑手脚會當權

高俅是尼
藥王進是
引藥却從
此兩人說
起此用逆
法用離法
文字來龍
最為靈妙

且說高俅得做了殿帥府太尉選揀吉日良辰去殿帥府裏到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禁軍馬步人等盡來參拜各呈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一點過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門管事高殿帥大怒喝道胡說既有手本呈來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係推病在家快與我拿來隨即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且說這王進却無妻子只有一箇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頭與教頭王進說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着軍正司稟說染患在家見有病患狀在官高殿帥焦躁那裏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教頭只得去走一遭若還不去定連累小人了王進聽罷只得捱着病來進得殿帥府前參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箇喏起來立在一邊高俅道你那厮便是都軍教頭王昇的兒子王進稟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這厮你爺是街市上使花棒賣藥的你省的甚麼武藝前官沒眼參你做箇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你托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閒快樂王進告道小人怎敢其實患病未痊高太尉罵道賊配軍你既害病如何來得王進又告道太尉呼喚安敢不來高殿帥大

小人開口
便是托勢
四百家憤
托勢故也

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與我打這廝衆多牙將都是和王
進好的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頭
權免此人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衆將之
面饒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理會王進謝罪罷起來擡頭
看了認得是高俅出得衙門歎口氣道俺的性命今番難
保了俺道是甚麼高殿帥却原來正是東京摯開的圓社
高二比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親一棒打翻三四箇月將
息不起有此之讐他今日發跡得做殿帥府太尉正待要
報讐我不想正屬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
他爭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
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娘道我兒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
恐沒處走王進道母親說得是兒子尋思也是這般計較
只有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
會到京師的愛兒子使鎗棒何不逃去投奔他們那裏是
用人去處足可安身立命正是

用人之人 人始爲用 恃已自用 人爲人送
彼處得賢 此間失重 若驅若引 可惜可痛

當下娘兒兩箇商議定了其母又道我兒和你要私走只
恐門前兩箇牌軍是殿帥府撥來伏侍你的他若得知須
走不脫王進道不妨母親放心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當

伏林冲智
深瓊地

下日晚未昏王進先叫張牌入來分付道你先喫了些晚飯我使你一處去幹事張牌道教頭使小人那裏去王進道我因前日病患許下酸棗門外嶽廟裏香願明日早要去燒炷頭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廟祝教他來日早些開廟門等我來燒炷頭香就要三牲獻劉李王你就廟裏歇了等我張牌答應先喫了晚飯尋了安置望廟中去了當夜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纏軟銀兩做一擔兒打夾了又裝兩箇料袋袱駝拴在馬上的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進教起李牌分付道你與我將這些銀兩去嶽廟裏和張牌買箇三牲煮熟在那裏等候我買些紙燭隨後便來李牌將銀子望廟中去了王進自去備了馬牽出後槽將料袋袱駝搭上把索子拴縛牢了牽在後門外扶娘上了馬家中麤重都棄了鎖上前後門挑了擔兒跟在馬後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勢出了西華門取路望延安府來且說兩箇牌軍買了福物煮熟在廟等到巳牌也不見來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尋時見鎖了門兩頭無路尋了半日並無有人看看待晚嶽廟裏張牌疑忌一直逡回家來又和李牌尋了一黃昏看看黑了兩箇見他當夜不歸又不見了他老娘次日兩箇牌軍又去他親戚之家訪問亦無尋處兩箇恐怕連累只得去殿帥府首告王教頭棄家在逃

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見告大怒道賊配軍在逃看那廝待走那裏去隨即押下文書行開諸州各府捉拿逃軍王進二人首告免其罪責不在話下且說王教頭母子二人自離了東京在路免不得饑餐渴飲夜住曉行在路上一月有餘忽一日天色將晚王進挑着擔兒跟在娘的馬後口裏與母親說道天可憐見慚愧了我子母兩箇脫了這天羅地網之厄此去延安府不遠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兩箇歡喜在路上不覺錯過了宿頭走了這一晚不遇着一處村坊那裏去投宿是好正沒理會處只見遠遠地林子裏閃出一道燈光來王進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裏陪箇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當時轉入林子裏來看時却是一所大莊院一週遭都是土墻牆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樹看那莊院但見

前通官道後靠溪岡一週遭青縷如烟四下裏綠陰似染轉屋角牛羊滿地打麥場鷺鴨成羣田園廣野負儻莊客有千人家眷軒昂女使兒童難計數正是家有餘糧雞犬飽戶多書籍子孫賢

當時王教頭來到莊前敲門多時只見一箇莊客出來王進放下擔兒與他施禮莊客道來俺莊上有甚事王進答道實不相瞞小人母子二人貪行了些路程錯過了宿店

來到這裏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欲投貴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納房金萬望週全方便莊客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問莊主太公肯時但歇不妨王進又道大哥方便莊客入去多時出來說道莊主太公教你兩個入來王進請娘下了馬王進挑着擔兒就牽了馬隨莊客到裏面打麥場上歇下擔兒把馬拴在柳樹上子母兩箇直到草堂上來見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鬚髮皆白頭戴遮塵煖帽身穿直縫寬衫腰繫皂絲絛足穿熟皮靴王進見了便拜太公連忙道客人休拜你們是行路的人辛苦風霜且坐一坐王進母子兩箇一敘禮能都坐定太公問

便是好人

道你們是那裏來如何昏曉到此王進答道小人姓張原是京師人今來消折了本錢無可管用要去延安府投遞親眷不想今日路上貪行了些程途錯過了宿店欲投貴莊假宿一宵來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納太公道不妨如今世上人那箇頂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二位敢未打火叫莊客安排飯來沒多時就廳上放開條桌子莊客托出一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桌上先盪酒來篩下太公道村落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恹王進起身謝道小人子母無故相擾此恩難報太公道休這般說且請喫酒一面勸了五七杯酒搬出飯來二人喫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

進子母到客房裏安歇。王進告道：小人母親騎的頭口相煩寄養草料，望乞應付。一併拜酬。太公道：這箇亦不妨。我家也有頭口騾馬，教莊客牽出後槽，一發喂養。王進謝了。挑那擔兒到客房裏來，莊客點上燈火，一面提湯來洗了脚。太公自回裏面去了。王進子母二人謝了莊客，掩上房門收拾歇息。次日睡到天曉，不見起來。莊主太公來到客房前，過聽得王進子母在房中聲喚。太公問道：客官天曉好起了。王進聽得慌忙出房來，見太公施禮，說道：小人起多時了，夜來多多攪擾，甚是不當。太公問道：誰人如此聲喚？王進道：實不相瞞。太公說：老母鞍馬勞倦，昨夜心疼，病

發。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有箇醫心疼的方，叫莊客去縣裏撮藥來，與你老母親喫，教他放心。慢慢地將息。王進謝了，話休絮繁。自此王進子母兩箇在太公莊上服藥，住了五七日，覺道母親病患痊了。王進收拾要行，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一箇後生脫膊着，刺着一身青龍銀盤，也似一箇面皮，約有十八九歲，拿條棒在那裏使。王進看了半晌，不覺失口道：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綻，贏不得真好漢。那後生聽得大怒，喝道：你是甚麼人，敢來笑話我的本事。俺經了七八箇有名的師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

真有本領
不妨自任

有此惡氣
才肯死心
賺人

我叔一叔麼說猶未了，太公到來，喝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道：耐耐這厮笑話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會使鎗棒。王進道：頗曉得些。敢問長上，這後生是宅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漢的兒子。王進道：既然是宅內小官人，若愛學時，小人點撥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時，十分好便教那後生來拜師父。那後生那裏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聽這厮胡說，若喫他贏得我這條棒時，我便拜他為師。王進道：小官人若是不當村時，較量一棒耍子。那後生就空地當中，把一條棒，使得風車兒似轉，向王進道：你來你來，怕的不算好漢。王進只是笑，不肯動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

教小頑時，使一棒何妨？王進笑道：恐衝撞了令郎時，須不好看。太公道：這箇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進道：恕無禮，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棒，在手裏來，到空地上，使箇旗鼓。那後生看了一看，拿條棒滾將入來，逕逦王進。王進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後生輪着棒，又趕入來。王進回身，把棒望空地裏劈將下來。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王進却不打下來，將棒一掣，却望後生懷裏直搠將來。只一繳，那後生的棒丟在一邊，撲地望後倒了。王進連忙撇了棒，向前扶住道：休恠休恠。那後生爬將起來，便去傍邊掇條凳子，納王進坐，便拜道：我枉自經了許多師家。

原來不值半分。師父沒奈何，只得請教王進道：我母子二人連日在此攪擾宅上，無想可報，當以効力。太公大喜，教那後生穿了衣裳，一同來後堂坐下，叫莊客殺一箇羊，安排了酒食果品之類，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赴席。四箇人坐定，一面把盞，太公起身勸了一杯酒，說道：師父如此高強，必是箇教頭。小兒有眼不識泰山，王進笑道：奸不厮欺，俏不厮瞞，小人不姓張，俺是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王進的，便是。這鎗棒終日搏弄，為因新任一箇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帥府太尉，懷挾舊讐，要奈何王進。小人不合屬他所管，和他爭不得，只得子母二人逃上延安府去。

一 魏宗原

彼此感激
守身孝義
恨本

投托老神經畧相公處，勾當不想來到這裏，得遇長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連日管顧，甚是不當。既然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學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太公見說了，便道：我兒可知輸了，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王進，正是。

好為師患負虛名，
只有胸中真本事。

心服應難以力爭，
能令頑劣拜先生。

太公道：教頭在上，老漢祖居在這華陰縣界前面，便是少華山。這村便喚做史家村，村中總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

漢的兒子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鎗使棒。母親說他不得，嘔氣死了。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父教他。又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繡，肩臂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教頭今日既到這裏，一發成全了他。亦好老漢目當重重酬謝。王進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說時，小人一發教了。令郎方去。自當日為始，喫了酒食，留住王教頭母子二人在莊上。史進每日求王教頭點撥十八般武藝，一一從頭指教。那十八般武藝：

矛、鎚、弓、弩、銃

鞭、簡、劍、鏈、槌

斧、鉞、并、戈、戟

牌、棒、與、鎗、松

話說這史進每日在莊上管待王教頭母子二人指教武藝。史太公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不在話下。不覺荏苒光陰，早過半年之上。正是窗外日光彈指過，席間花影坐前殘。一杯未進笙歌送，階下辰牌又報時。前後得半年之上，史進打這十八般武藝，從新學得十分精熟。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自思在此雖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來，相辭要上延安府去。史進那裏肯放，說道：師父只在此間過了，小弟奉養你母子二人，以終天年。多少是好。王進道：賢弟多蒙你好心。

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來，負累了你，不當隱便以此兩難，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種經畧處，勾當那裏是鎮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安身立命。史進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箇筵席送行，托出一盤兩箇段子，一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收拾了擔兒，備了馬子，母子二人相辭。史太公史進請娘乘了馬，望延安府路途進發。史進叫莊客挑了擔兒，親送十里之程，心中難捨。史進當時拜別了師父，灑淚分手，和莊客自回王教頭依舊自挑了擔兒，跟着馬和娘兩箇自取關西路里去了。話中不說了王進去投軍役，只說史進回到莊上，每日只是打熬氣力。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史夫自有淚亦洒雜。

亦且壯年，又沒老小，半夜三更起來演習武藝，白日裏只在莊後射弓走馬。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太公染病，患證數日不起。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嗚呼哀哉！太公歿了，史進一面備棺槨，盛殮，請僧修設好事，追齋理七薦，拔太公。又請道士建立齋醮，超度生天，整做了十數壇好事，功果道場，選了吉日良時，出喪安葬。滿村中三四百史家莊戶，都來送喪，出殯在村西山上祖墳內了。史進家自此無人營業。史進又不肯務農，只要尋人使家生，較量鎗棒。自史太公死後，又早遷了三四箇月日。時當六月中旬，炎天正熱，那一日史進無可消遣，捉箇交

看小段
處處生出
節目來情
更進頭

水滸金書
床坐在打麥場邊柳陰樹下乘涼對面松林透過風來史
進喝采道好涼風正乘涼哩只見一箇人探頭探腦在那
裏張望史進喝道作怪誰在那裏張俺莊上史進跳起身
來轉過樹背後打一看時認得是獵戶獐兔李吉史進喝
道李吉張我莊內做甚麼莫不來相脚頭李吉向前聲喏
道大郎小人要尋莊上矮丘乙郎笑碗酒因見大郎在此
乘涼不敢過來衝撞史進道我且問你往常時你只是擔
些野味來我莊上賣我又不會虧了你如何一向不將來
賣與我敢是欺負我沒錢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沒有
野味以此不敢來史進道胡說偌大一箇少華山怎地

分付
一句
把這書
外對面說
筆若真是史

關不信沒有箇獐兒兔兒李吉道大郎原來不知如今這
日上面添了一夥強人扎下箇山寨在上面聚集着五七
百箇小嘍囉有百十匹好馬為頭那箇大王喚做神機軍
師朱武第二箇喚做跳淵虎陳達第三箇喚做白花蛇楊
春這三箇為頭打家劫舍華陰縣裏禁他不得出三千貫
賞錢召人拿他誰敢上去惹他因此上小人們不敢上山
打捕野味那討來賣史進道我也聽得說有強人不想那
厮們如此大弄必然要惱人李吉你今後有野味時尋些
來李吉唱箇喏自去了史進歸到廳前尋思這厮們大弄
必要來薙惱村坊既然如此便叫莊客揀兩頭肥水牛來

林得刊備
得密制大
嚴者不過
如星

殺了莊內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燒了一陌順溜紙便叫莊
客去請這當村裏三四百史家莊戶都到家中草堂上序
齒坐下教莊客一面把盞勸酒史進對眾人說道我聽得
少華山上有三箇強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
這廝們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囉哩我今特請
你眾人來商議倘若那廝們來時各家準備我莊上打起
梆子你眾人可各執鎗棒前來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
此遞相救護共保村坊如若強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眾
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做主梆子響時誰敢不來當晚
眾人謝酒各自分散回家準備器械自此史進修整門戶

精垣安排莊院設立幾處梆子拴束衣甲整頓刀馬隄防
賊寇不在話下且說少華山寨中三箇頭領坐定商議為
頭的神機軍師朱武那人原是定遠人氏能使兩口雙刀
雖無十分本事却精通陣法廣有謀畧有八句詩單道朱
武好處

道服裁棕葉 雲冠剪鹿皮 臉紅雙眼俊
面白細髯垂 陣法方諸葛 陰謀勝范蠡
華山誰第一 朱武號神機

第二箇好漢姓陳名達原是鄴城人氏使一條出白點鋼
鎗亦有詩讚道

力健聲雄性麤鹵

丈二長鎗撒如雨

鄴中豪傑霸華陰

陳逵人稱跳澗虎

第三箇好漢姓楊名春蒲州解良縣人氏使一口大捍刀亦有詩讚道

腰長臂瘦力堪誇

到處刀鋒亂撒花

鼎立華山真好漢

江湖名播白花蛇

朱武當與陳逵楊春說道如今我聽知華陰縣裏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捉我們誠恐來時要與他厮殺只是山寨錢糧欠少如何不去劫擄些來以供山寨之用聚積些糧食在寨裏防備官軍來時好和他打熬跳澗虎陳逵道說得

是如今便去華陰縣裏先問他借糧看他如何未、便、反、史、進、好、白花蛇楊

春道不要華陰縣去只去蒲城縣萬無一失陳逵道蒲城

縣人戶稀少錢糧不多不如只打華陰縣那裏人民豐富

錢糧廣有楊春道哥哥不知若去打華陰縣時須從史家

村過那箇九紋龍史進是箇大蟲不可去撩撥他他如何

肯放我們過去陳逵道兄弟好懦弱一箇村坊過去不得

怎地敢抵敵官軍楊春道哥哥不可小覷了他那人端的

了得朱武道我也曾聞他十分英雄說這人真有本事兄

弟休去罷陳逵叫將起來說道你兩箇開了鳥嘴長別人

志氣滅自已威風他是一箇人須不三頭六臂我不信

喝叫小嘍囉快備我的馬來。如今無去先打史家莊。後取華陰縣。朱武楊春再三諫勸陳達。那裏肯聽。隨到披掛上馬。點了一百四五十小嘍囉。鳴鑼擺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且說史進正在莊內整製刀馬。只見莊客報知此事。史進聽得就莊上敲起梆子來。那莊前莊後莊東莊西。二四百家莊戶聽得梆子響。都拖鎗提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齊都到史家莊上。看了史進頭戴一字巾。身披朱紅甲。上穿青錦襖。下着抹綠靴。腰繫皮帶。前後鐵掩心。一張弓。一壺箭。手裏拿一把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莊客牽過那匹火炭赤馬。史進上了馬。綽了刀。前面擺着三四十壯健

的莊客。後面列着八九十村蠢的鄉夫。各史家莊戶都跟在後頭。一齊納喊。直到村北路口。那少華山陳達引了人馬。飛奔到山坡下。便將小嘍囉擺開。史進看時。見陳達頭戴乾紅凹面巾。身披裏金生鐵甲。上穿一領紅衲襖。脚穿一對吊墩靴。腰繫七尺攢線搭膊。坐騎一匹高頭白馬。手中橫着丈八點鋼矛。小嘍囉兩勢下納喊。二員將就馬上相見。陳達在馬上看着史進。欠身施禮。史進喝道。汝等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迷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你也要有耳袋。好大膽。直來太歲頭上動土。陳達在馬上答道。俺山寨裏欠少些糧食。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由貴莊。假一條

水滸全書
略、並不敢動一根草、可放我們過去、回來自當拜謝史進道、胡說、俺家見當里正、正要來拿你、這縣賊、今日到來、經由我村中過、却不拿你、倒放你過去、本縣知道、須連累於我、陳逵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煩借一條路、史進道、甚麼閒話、我便肯時、有一箇不肯、你問得他肯、便去、陳逵道、好漢教我問誰、史進道、你問得我手裏、這口刀肯、便放你去、陳逵大怒道、趕人不要趕上、休得要逞精神、史進也怒、輪手中刀、驟坐下馬來、戰陳逵、陳逵也拍馬挺鎗來迎、史進、兩箇交馬、但見

一來一往、一上一下、一來一往、有如深水戲珠龍、一上

一下、却似半巖爭食虎、九紋龍忿怒、三尖刀只望頂門、飛跳、澗虎生嗔、丈八矛不離心坎、刺好、手中間逞好手、紅心裏面奪紅心

史進、陳逵兩箇鬪了多時、史進賣箇破綻、讓陳逵把鎗望心窩裏、糊來、史進却把腰一閃、陳逵和鎗、顛入懷裏來、史進輕輕、舒猿臂、款紐狼腰、只一挾、把陳逵輕輕、摘離了、嵌花鞍、款款、揪住了、線胳膊、只一丟、丟落地、那匹戰馬、撥風也似去了、史進叫莊客、將陳逵、綁縛了、衆人把小嘍囉、一起都走了、史進回到莊上、將陳逵、綁在庭心內、柱上、等待一發、拿了那兩箇賊首、一併解官、請賞、且把酒來、賞了衆人

有榜拜上
之說方
顯朱武知
彼知已是
何神機軍
師

教且權散眾人喝采不枉了史大郎如此豪傑休說眾人
歡喜飲酒却說朱武楊春兩箇正在寨裏猜疑捉摸不定
且教小嘍囉再去探聽消息只見回去的人牽着空馬奔
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陳家哥哥不聽二位哥哥所說送了
性命朱武問其緣故小嘍囉備說交鋒一節怎當史進英
雄朱武道我的言語不聽果有此禍楊春道我們盡數都
去與他死併如何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尚自輸了你如何
併得他過我有一條苦計若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楊春
問道如何苦計朱武附耳低言說道只除恁地楊春道好
計我和你便去事不宜遲再說史進正在莊上忿怒未消

朱武亦是
真義氣不

下馬問如
已消却角情賞四字
已消却角情賞四字

不心歡者
爾之未有
不心歡者

只見莊客飛報道山寨裏朱武楊春自來了史進道這厮
合休我教他兩箇一發解官快牽馬過來一面打起梆子
眾人早都到來史進上了馬正待出莊門只見朱武楊春
步行已到莊前兩箇雙雙跪下擎着兩眼淚史進下馬來
喝道你兩箇跪下如何說朱武哭道小人等三箇累被官
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當初發願道不求同日生只願
同日死雖不及關張劉備的義氣其心則同今日小弟陳
逢不聽好言誤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貴莊無計懇求
今來一逕就死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解官請賞誓不皺
眉我等就英雄手內請死竝無怨心史進聽了尋思道他

看此二語
田史進心
事極繁極
史進一舟
氣愈深

們直恁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反教天下好漢們。耻笑我不英雄。自古道。大蟲不喫伏肉。史進便道。你兩箇且跟我進來。朱武楊春。並無懼怯。隨了史進。直到後廳前。跪下。又教史進。綁縛史進。三回五次。叫起來。他兩箇那裏肯起來。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史進道。你們既然如此。義氣深重。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我放陳逵。還你如何。朱武道。你連累了英雄。不當穩便。寧可把我們去解官。請賞。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喫我酒食麼。朱武道。一死尚然不懼。何況酒肉乎。有詩為證。

姓名各異死生同

慷慨偏多計較空

只為衣冠無義俠

遂令草澤見奇雄

當時史進大喜。解放陳逵。就後廳上座。置酒設席。管待三人。朱武楊春。陳逵拜謝大恩。酒至數杯。少添春色。酒罷。三人謝了史進。回山去了。史進送出莊門。自回莊上。却說朱武等三人。歸到寨中。坐下。朱武道。我們不是這條苦計。怎得性命在此。雖然救了一人。却也難得。史進為義氣上。放了我們。過幾日。備些禮物送去。謝他救命之恩。話休絮繁。過了十數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使兩箇小嘍囉。乘月黑夜。送去史家莊上。當夜初更時分。小嘍囉敲門。莊客報知史進。史進火急披衣。來到莊前。問小嘍囉。

英雄俠烈
真廉潔樣
守者不同
直受金珠
無傷忠義
不受一文
而不能生
人殺人者
世亦何用
若人乎

有甚話說小嘍囉道三箇頭領再三拜覆特地使小校進些薄禮酬謝大郎不殺之恩不要推却望乞笑留取出金子遞與史進初時推却次後尋思道既然好意送來受之為當叫莊客置酒管待小校喫了半夜酒把些零碎銀兩賞了小校回山去了又過半月有餘宋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議擄掠得一串好大珠子又使小嘍囉連夜送來史家莊上史進受了不在話下又過了半月史進尋思道也難得這三箇敬重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次日叫莊客尋箇裁縫自去縣裏買了三疋紅錦裁成三領錦襖子又揀肥羊煮了三箇將大盒子盛了委兩箇莊客去送史進莊

上有箇爲頭的莊客玉四此人頗能答應官府口舌利便滿莊人都叫他做賽伯當史進教他同一箇得力莊客挑了盒擔直送到山下小嘍囉問了備細引到山寨裏見了朱武等三箇頭領大喜受了錦襖子并肥羊酒禮把十兩銀子賞了莊客每人喫了十數碗酒下山回歸莊內見了史進說道山上頭領多多上覆史進自此常常與朱武等三人往來不時間只是王四去山寨裏送物事不則一日寨裏頭領也頻頻地使人送金銀來與史進在萬光陰時遇八月中秋到來史進要和三人說話約至十五夜來莊上賞月取酒先使莊客王四齎一封請書直去少華山上

請朱武陳逢揚春來莊上赴席王四馳書送到山寨裏見了三位頭領下了來書朱武看了大喜三箇應允隨即寫封回書賞了王四五兩銀子喫了十來碗酒王四下得山來正撞着時常送物事的小嘍囉一把抱住那裏肯放又拖去山路邊村酒店裏喫了十數碗酒王四相別了回莊一面走着被山風一吹酒却湧上來浪浪踉踉一步一擷走不得十里之路見座林子迤到裏面望着那綠茸茸莎草地上撲地倒了原來標兔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張兔兒認得是史家莊上王四趕入林子裏來扶他那裏扶得動只見王四朦朧裏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道這厮醉了

那裏討得許多何不拿他些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自然生出機會來李吉解帶膝脯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來李吉拿起頗識幾字將書折開看時見上面寫着少華山朱武陳逢揚春中間多有兼文帶武的言語却不識得只認得三箇名字李吉道我做獵戶幾時能勾發跡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財却在這裏華陰縣裏見出三千貫賞錢捕捉他三箇賊人回耐史進那厮前日我去他莊上尋矮丘乙郎他道我來相脚頭躡盤你原來倒和賊人來往銀子并書都拿去了望華陰縣裏來出首却說莊客王四一覺直睡到二更方醒覺來看見月光微微照

在。身。上。喫。了。一。驚。跳。將。起。來。却。見。四。邊。都。是。松。樹。便。去。腰
裏。摸。時。膀。膊。和。書。都。不。見。了。四。下。裏。尋。時。只。見。空。膀。膊。在
莎。草。地。上。王。四。只。管。叫。苦。尋。思。道。銀。子。不。打。緊。這。封。回。書
却。怎。生。好。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自
道。若。向。去。莊。上。說。脫。了。回。書。大。郎。必。然。焦。躁。定。是。趕。我。出
去。不。如。只。說。不。會。有。回。書。那。裏。查。照。計。較。定。了。飛。也。似。取
路。歸。來。莊。上。却。好。五。更。天。氣。史。進。見。王。四。回。來。問。道。你。緣
何。方。纔。歸。來。王。四。道。托。主。人。福。應。寨。中。三。箇。頭。領。都。不。肯
放。留。住。王。四。喫。了。半。夜。酒。因。此。回。來。遲。了。史。進。又。問。曾。有
回。書。麼。王。四。道。三。箇。頭。領。要。寫。回。書。却。是。小。人。道。三。位。頭

八
編
卷
第
八
回

領。既。然。準。來。赴。席。何。必。回。書。小。人。又。有。杯。酒。路。上。恐。有。些
失。支。脫。節。不。是。耍。處。史。進。聽。了。大。喜。說。道。不。枉。了。諸。人。叫
做。賽。伯。當。真。箇。了。得。王。四。應。道。小。人。怎。敢。差。遲。路。上。不。曾
住。脚。一。直。迤。回。莊。上。史。進。道。既。然。如。此。教。人。去。縣。裏。買。些
果。品。案。酒。伺。候。不。覺。中。秋。節。至。是。日。晴。明。得。好。史。進。當。日
分。付。家。中。莊。客。宰。了。一。腔。大。羊。殺。了。百。十。箇。雞。鶩。准。備。下
酒。食。筵。宴。看。看。天。色。晚。來。怎。見。得。好。箇。中。秋。但。見
午。夜。初。長。黃。昏。已。半。一。輪。月。掛。如。銀。冰。盤。如。畫。賞。翫。正
宜。人。清。影。十。分。圓。滿。桂。花。玉。兔。交。聲。簾。櫳。高。捲。金。杯。頻
勸。酒。歡。笑。賀。昇。平。年。年。當。此。節。醕。酌。醉。醺。醺。莫。辭。終。夕

飲銀漢露華新

且說少華山上朱武陳逢楊春三箇頭領分付小喽囉看守寨柵只帶三五箇做伴將了朴刀各跨口腰刀不騎鞍馬步行下山逕來到史家莊上史進接着各敘禮罷請入後園莊內已安排下筵宴史進請三位頭領上坐史進對席相陪便叫莊客把前後莊門拴了一面飲酒莊內莊客輪流把盞一邊割羊勸酒酒至數杯却早東邊推起那輪明月但見

桂花離海嶠雲葉散天衢彩霞萬里如銀素鳧映千山似水影橫曠野驚獨宿之烏鴉光射平湖照雙栖之

鴻鴈冰輪展出三千里玉兔平吞四百州

史進正和三箇頭領在後園飲酒賞翫中秋敘說舊話新言只聽得牆外一聲喊起火把亂明史進大驚跳起身來分付三位賢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莊客不要開門掇條梯子上牆打一看時只見是華陰縣縣尉在馬上引着兩箇都頭帶着三四百土兵圍住莊院史進和三箇頭領只管叫苦外面火把光中照見鋼叉村刀五股叉留客住擺得似麻林一般兩箇都頭口裏叫道不要走了強賊不是這夥人來捉史進并三箇頭領有分教史進先殺了一兩箇人結識了十數箇好漢直使天罡地煞一齊相會直教

蘆花深處屯兵士。荷葉陰中泊戰船。畢竟史進與三箇頭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教頭全身遠害恰似天使他成就一個好徒弟
九殺龍設備防寇恰似天使他結識三個好漢子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話說當時史進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箇頭領跪下道
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爲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
縛我三箇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史進道如何
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我
若是死時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你等起來放心別作圖
便且等我問箇來歷緣故情由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箇
都頭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那兩箇都頭答道大郎

史進道如何
魯提轄拳打
鎮關西

你兀自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裏史進喝道李吉你如何說告平人李吉應道我本不知林子裏拾得王四的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問道你說無回書如何却又有書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怕史進了得不敢透入莊裏來捉人三箇頭領把手指道且答應外面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你兩箇都頭都不要鬧動權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箇都頭却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請賞史進下梯子來到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一

寫一

互相哄騙

事甚難

刀殺了喝教許多莊客把莊裏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箇火把莊裏史進和三箇頭領全身披掛鎗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拏了朴刀拽扎起把莊後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見裏面火起都奔來後面看且說史進就中堂又放起火來大開了莊門納聲喊殺將出來史進當頭朱武楊春在中陳達在後和小嘍囉并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西史進却是箇大蟲那裏攔當得住後面火光亂起殺開條路衝將出來正迎着兩箇都頭并李吉史進見了大怒讐人相見分外眼明兩箇都頭見頭勢不好轉身便走李吉也却待

史進
春殺兩都
天將尉走
原日應如
賈打富

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朴刀把李吉斬做兩段兩箇都頭
正待走時陳達楊春趕上一家一朴刀結果了兩箇性命
縣尉驚得跑馬走回去了衆土兵那裏敢向前各自逃命
散了不知去向史進引着一行人且殺且走衆官兵不敢
趕來各自散了史進和朱武陳達楊春并莊客人等都到
少華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到寨中忙叫小嘍
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不在話下一連過了幾日史
進尋思一時間要救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些細軟
家財龐重什物盡皆沒了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
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畧府勾當我先要
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曾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
如今要去尋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過
幾時又作商議若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靜了小弟們與
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只
是我心去意難留我今去尋師父也要那裏討箇出身來
半世快樂朱武道哥哥便在此間做箇寨主却不快活只
恐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箇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
母遺體來點污了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史進住了幾日
定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任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
只自收拾了些少碎銀兩打拴一箇包裹餘者多的盡數

誰不落落草
比這竟落草
英雄心迹
動有所明

只自收拾了些少碎銀兩打拴一箇包裹餘者多的盡數

寄留在山寨史進頭帶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
兒下裹一頂渾青抓角軟頭巾項上明黃縷帶身穿一領
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查五指梅紅攢線搭膊青
白間道行纏絞脚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鈸
磬口鴈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辭別朱武等三人衆多
小嘍囉都送下山來朱武等洒淚而別自回山寨去了只
說史進提了朴刀離了少華山取路投關西五路望延安
府路上來但見

崎嶇山嶺寂寞孤村披雲霧夜宿荒林帶曉月朝登險
道落日趨行聞犬吠嚴霜早促聽雞鳴

直接此數
句眼裏心
裏只裏一
片個現更
無一毫幫
總空纏真
夏遷之筆

史進在路免不得饑食渴飲夜任曉行獨自一箇行了牛
月之上來到渭州這裏也有經畧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
這裏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箇小
小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裏來揀一付坐位坐了
茶博士問道客官喫甚茶史進道喫箇泡茶茶博士點箇
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問道這裏經畧府在何處茶博
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問經畧府內有箇東京來
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道這府裏教頭極多有三四箇姓
王的不知那箇是王進道猶未了只見一箇大漢大踏步
竟入走進茶坊裏來史進看他時是箇軍官模樣怎生結

東。但。見。

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箇大原府紐絲金環，上穿一領鵬哥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絛，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貉獠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

那人入到茶坊裏，面坐下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箇提轄，便都認得史進。忙起身施禮，便道：官人請坐拜茶。那人見了史進，長大魁偉，像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兩箇坐下，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經畧府提轄，姓魯，諱箇達字，敢問阿哥你姓甚

麼？史進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小人有箇師父，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在此經畧府中有也。無魯提轄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麼九紋龍史大郎？史進拜道：小人便是。魯提轄連忙還禮，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你要尋王教頭，莫不是在東京，聽了高人尉的王進。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道：俺也聞他名字，那箇阿哥不在這裏。洒家聽得說他在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處勾當，俺這渭州却是小種經畧相公鎮守，那人不在這裏。你既是史大郎，時多聞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喫杯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便

名字相知
親熱乃爾

水滸金書

第三回

五

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茶錢洒家自還你茶博士應道提轄但喫不妨只顧去兩箇挽了肱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眾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們看一看分開人眾看時中間裏一箇人仗着十來條桿棒地上攤着十數箇膏藥一盤子盛着插把紙標兒在上面却原來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史進看了却認的他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叫做打虎將李忠史進就人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裏魯提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同和俺去喫三杯李忠道待小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奈煩等

不影出一箇師父來
瓜皮相生
醫有情致

你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飯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人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魯達焦躁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便罵道這厮們挾着屁眼撒開不去的洒家便打眾人見是魯提轄一開都走了李忠見魯達兇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寄頓了鎗棒三箇人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箇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旛漾在空飄蕩怎見得好座酒肆有詩為證

風拂烟籠錦旛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外

一竿斜插杏花傍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三人上到潘家酒樓上，揀箇濟楚閣兒裏坐下。魯提轄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得是魯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案酒，又問道：「官人喫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但有只顧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廝只顧來聒噪，酒保下去，隨即盪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顧將來擺一卓子。三箇酒至數杯，正說些閑話，較量些鎗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隔壁陽子裏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魯達焦躁，便把碟

兒盞兒都丟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道：「酒家要甚麼，你也須認的。」酒家却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攪俺弟兄們與酒家，須不曾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喫酒。這箇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子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喫酒，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的他來。」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箇到來，前面一箇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箇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裏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

英雄憤躁
孝廉慈悲
原出一心
非關轉念

色但見

鬢鬆雲髻插一枝青玉簪兒。裊娜纖腰繫六幅紅羅裙。子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蛾眉緊蹙。汪汪淚眼。落珍珠粉面低垂。細細香肌消玉雪。若非雨病雲愁。定是懷憂積恨。

那婦人拭着淚眼。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箇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箇是那裏人家。爲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稟。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這渭州投邊。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箇財主。叫

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仗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娶了奴家。身體未及三箇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得。他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沒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裏酒樓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子父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耻。子父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貴手。魯提轄又問道。你姓甚。

此處偏不焦躁偏

皆詳細道

問看英雄

心腹如此

實係家利

實有實惠

麼在那箇客店裏歇那箇鎮關西鄭大官人在那裏住老
 兒答道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
 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子兩
 箇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安下魯達聽了道呸俺只
 道那箇鄭大官人却原來是殺豬的鄭屠這箇腌臢潑才
 投托着俺小种經畧相公門下做箇肉舖戶却原來這等
 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箇且在這裏等酒家
 去打死了那厮便來史進李忠抱在勸道哥哥息怒明日
 却理會兩箇三回五次勸得他住魯達又道老兒你來酒
 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父子兩箇告道若
 是能勾得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只是店主
 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着落他要錢魯提轄道這箇
 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放在卓
 上看着史進道酒家今日不曾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
 借些與俺酒家明日便送還你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
 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卓上魯達看着李忠
 道你也借些出來與酒家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
 魯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箇不爽利的人魯達只把這
 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子兩箇將去做盤纏
 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箇起身看那箇

魯提轄

為人不要
脫飯為人
起番是何
等心腸

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兒拜謝去了。曾達把這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三人再喫了兩角酒。下樓來叫道：「主人家，酒錢酒家明日送來還你。」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喫不妨，只怕提轄不來。」賒三箇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曾提轄回到經畧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喫，氣憤憤的睡了。主人家又不敢問他，再說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賃下一輛車兒，回來收拾了行李，還了房宿錢，算清了柴米錢，只等來日天明當夜無事，次早五更起來，子父兩箇先打火做飯，喫罷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見曾提轄大踏步走入店裏來，高聲叫道：「店小二，那裏是金老歇處？」小二哥道：「金公提轄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便道：「提轄官人，裏面請坐。」曾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甚麼？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担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裏去？」曾達問道：「他少你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鄭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曾提轄道：「鄭屠的錢酒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那店小二那裏肯放？曾達大怒，揸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打下當門兩箇牙齒。小二扒將起來，一道烟

國節精細
不則早到
鄭屠家交
爲人爲徹
係不係

便頭各新

走向店裏去躲了店主人那裏敢出來攔他金老父子兩箇忙忙離了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且說魯達尋思恐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且向店裏掇條凳子坐了兩箇時辰約莫金公去的遠了方纔起身逕投狀元橋來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猪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箇刀手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鄭屠鄭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掇條凳子來提轄請坐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畧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頭鄭屠迫使頭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斷們動手你自與我切鄭屠道說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却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攔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這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箇時辰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魯達道送甚麼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鄭屠道却纔精的怕府裏要裹餛飩肥的臊子何用魯達睜着眼道相公鈞旨分付酒家誰敢問他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標的肥肉也

影現入店
小二情景
絕

如此消遣
為耐得金
公的脚眼
意亦欲得
鄭屠與奉
頭近絕好
作用

兩雨二字
俗而與奉
而起便生
後拳頭雨
點之根

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來包了，整弄了一早晨，却得飯罷時候，那店小二那裏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攏來。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裏去。」魯達道：「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剉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鄭屠笑道：「却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聽罷，跳起身來，拿着那兩包臊子，在手裏睜眼，看着鄭屠說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撈面打將去，却似下了一陣的肉雨。」鄭屠大怒，兩條忿起，從腳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一把無名業火焰騰騰的，按納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眾

鄰舍并十來箇火家，那箇敢向前來勸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也驚的呆了。鄭屠右手拿刀，左手便來要揪魯達，被這魯提轄就勢按在左手，趕將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騰地踢倒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錯鉢兒，大小拳頭，看着這鄭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經畧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箇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却便似開了箇油醬舖，鹹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鄭屠掙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

莊子寫風
板生寫壽
此寫老拳
皆文字中
絕妙畫手

鼻眼耳三
處以味色
聲形寒妙

山門便走
揮棒隨身
便好漢
了出家手

在一邊口裏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只提
起拳頭來就眼眶際眉稍只一拳打得眼稜縫裂烏珠迸
出也似開了箇彩帛舖的紅的黑的絳的都綻將出來兩
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鄭屠當不過討饒
魯達喝道咄你是箇破落戶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饒
了你你如何對俺討饒洒家却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
正着却似做了一箇全堂水陸的道場磬見鈸兒鐃兒一
齊響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下口裏只有出的氣沒
了入的氣動彈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廝詐死洒家再
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

廝一頓不想三拳真箇打死了他洒家須喫官司又没人
送飯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你詐
死洒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街坊隣
舍并鄭屠的火家誰敢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
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籠重都弃了提
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烟走了且說鄭屠家中
眾人救了半日不活嗚呼死了老小鄰人運來州衙告狀
正直府尹陞廳接了狀子看罷道魯達係是經畧府提轄
不敢擅自運來捕捉兇身府尹隨即上轎來到經畧府前
下了轎示把門軍士入去報知經畧聽得教請到廳上與

亦是護短
亦是憐才
更見老種
尊簡能用
人的所以
此好漢動

府尹施禮罷經畧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好教相公得知府
中提轄魯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鄭屠不曾稟過相公不
敢擅自捉拿兇身經畧聽說喫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雖
好武藝只是性格兇鹵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護得短
須教他推問使得經畧回府尹道魯達這人原是我父親
老經畧處軍官為因俺這裏無人挈護撥他來做提轄既
然犯了人命罪過你可拿他依法度取問如若供招明白
擬罪已定也須教我父親知道方可斷決怕日後父親處
邊上要這箇人時却不好看府尹稟道下官問了情由合
行申稟老經畧相公知道方敢斷遣府尹辭了經畧相公

心投奔

出到府前上了轎回到州衙裏陞廳坐下便喚當日緝捕
使臣押下文書捉拿犯人魯達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
帶二十來箇做公的人逕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
却纔捉了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
又不敢問他王觀察聽了教打開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
衣舊裳和些被卧在裏面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
下裏去跟尋州南走到州北捉拿不見王觀察又捉了兩
家鄰舍并房主人回到州衙廳上回話道魯提轄懼罪在
逃不知去向只拿得房主人并鄰舍在此府尹見說且教
監下一面教拘集鄭屠家隣佑人等點了件作行人着仰

本地坊官人并坊廂里正再三檢驗已了鄭屠家自備棺木盛殮寄在寺院一面疊成文案一壁差人杖限緝捕兇身原告人保領回家隣佑杖斷有失救應房主人并下處隣舍止得箇不應魯達在逃行開箇海捕急遞的文書各處追捉出賞錢一千貫寫了魯達的年甲貫址形貌到處張掛一千人等疎放聽候鄭屠家親人自去做孝不在話下且說魯達自離了渭州東逃西奔却似失羣的孤鴈趁月明獨自貼天飛漏網的活魚乘水勢翻身衝浪躍不分遠近豈顧高低心忙撞倒路行人脚快有如臨陣馬

魯達二字有眼始與魯文先到

論次幾句極克所極情切

頭處俱實寫

這魯提轄急急忙忙行過了幾處州府正是逃生不避路到處便為家自古有幾般饑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魯達心慌搶路正不知投那裏去的是亦、與、急、遞、追、捕、州、應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在路却走到代州鴈門縣人得城來見這市井鬧熱人烟輳集車馬駢馳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諸物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箇縣治勝如州府魯提轄正行之間不覺見一簇人眾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但見扶肩搭背交頸並頭紛紛不辨賢愚攘攘難分貴賤張三蠢胖不識字只把頭搖李四矮矬看別人也將脚踏白頭老叟盡將拐棒拄鬚綠鬚書生却把文房抄款

日行行總是蕭何法，句句俱依律令行。

魯達看見衆人看榜，挨滿在十字路口，也鑽在叢裏聽時。魯達却不識字，只聽得衆人讀道：代州鴈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卽係經畧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與犯人同罪。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告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魯提轄正聽到那裏，只聽得背後一箇人大叫道：張大哥，你如何在這裏攔腰抱住，扯離了十字路口？不是這箇人看見了，橫拖倒拽將去，有分教：魯提轄剃除頭髮，削去髭鬚，倒換過殺人姓名，藤惱殺諸佛羅漢，直教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

殺盡不平人。畢竟扯住魯提轄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評 陳眉公有云：天上無雷霆，則人間無俠客。鄭屠以

虛錢實契而強占金翠蓮爲妾，此是勢豪長技。若無提轄老拳幾咎天網之疎。

水滸全書

